

邵儂 談書



• 翻書

有一天，一位朋友來我的居處聊天，看到客廳的書櫥裏有寥寥落落的書刊陳列，他率直的問我：「這些書看了沒有？」

我笑一笑說：「沒看也至少翻了。」

對於朋友這種唐突的問話，我倒一點不感覺氣惱：我明白自己平素購書不多，但如果買來了，却非要把它從頭到尾看個究竟才罷手，而有的好書說不定要讀個三四遍、七八遍；多半是記憶中忘掉那位老朋友的時候，再請他出來見見面，希望藉此再一溫舊夢；時間可能經過一年半載，但是見面時的把晤，却有一種親切、了解的意味。

我在閱讀方面是個興趣很廣泛的人，甚至報紙的廣告，路邊的招貼也樂於欣賞。所以我覺得自己的胃口很好；不過敏、不排斥其他形式式的文化食糧。尤其對於繪畫、音樂的作品，我也很想去摸摸它們的邊；要從文字的鵝卵石堆中走出來透透氣。

在這些作品中，最令人感到震撼、激奮、摯愛的，便是那些到國外去研究的藝術家；他們一方面有思鄉的遊子吟唱

，一方面在異國強烈的藝術感受之下，產生了找根的思想。西方的藝術也曾是我們所憧憬的；如果一味跟在他們後面，塗塗抹抹的美容；恐怕也不會長進到那裏去吧，到國外去研究文學的有志之士，在異國大談本國小說，也是由於這種心理所致吧！文化家當是不能拋掉的；要不然你就赤裸裸的了。

● 浮雲歌

（孫啟音樂散記）

作者：史惟亮

出版：愛樂書店

由劉志雄主編所出版的愛樂文庫，是很有魄力的，這一套有創作、有譯作的叢書，大約出版了十冊左右，裝訂也非常講究；配合內容所附的圖片頗為珍貴。如果站在書櫥裏排隊也不會寒酸到那裏。

「浮雲歌」裏所收集的作品，是史惟亮留歐時寫的音樂評論、雜感、遊記；有些是析談音樂的專門性文章，例如介紹胡果、沃爾夫、舒伯特、莫札特、海頓、貝多芬等著名音樂家，同時加上了自己的見解。有些是他懷着膜拜與憑吊的心情，去那些音樂家出生的城鎮，在暮色蒼茫中，想由那荒草萋萋的墓墟間，尋覓一點心靈的共鳴。我們可以從史惟亮的「浮雲歌」中，窺探出他對鄉土的熱愛情感；他曾經到西班牙去作過三個星期的礦工，流汗出賣勞力的藝術家是多麼使人尊敬啊！他說——

在礦坑中我認識了一位運水的工人安德雷，他就出生在離礦區七公里的阿羅斯諾鎮，他生得醜陋，門牙早脫光，四十左右的年紀，頭髮却已只剩下稀落的幾根毛髮，然而他音樂的心靈

却那麼美麗無疵，他不識譜，但彈得一手好六弦琴，他過着衣僅蔽體的窮生活，却自得其樂。騎毛驢上班，下班後一琴在手，我聽過他好幾次的演奏，他那陶醉於音樂⁷（與音樂合而爲一）的神態，使我羞愧自己的淺薄與虛偽。

史惟亮的這一段話是可愛的，表明了他那率真、坦誠的心胸；歐洲瑰麗、華燦的歌劇院自然令人嚮往，但是來自民間的民謠音樂也同樣的不可忽視。一個民族有一個民族的聲音，「浮雲歌」裏所祈望的，就是誕生民族的聲音。他有很多、很多的感慨，他的感慨是沉痛的，也是酸楚的，他認爲——

訴之於民族感情的音樂文化是不可能拋棄的，它像一首音樂中的主題，可以無限的演奏下去，然而本質上不能變動，否則它的生命就不存在了。得到全世界而喪失自己已經是一項愚蠢的行爲，而中國人在音樂上是什麼也沒有得到之前，就先交出了靈魂，比茹達斯還昏庸，比浮士德還脆弱。

史惟亮有如爲民族音樂在擂鼓，但他擊出的鼓聲究竟有多少人聽進耳朵呢？對西方音樂崇拜得五體投地的音樂界人士，也不見得贊同。君不見許許多多望子成龍、望女成鳳的家長，逼迫他的子女彈鋼琴？而音樂演唱會中，難得唱一兩首本國音樂家的曲子。

史惟亮曾去過蕭邦和比才在巴黎的墓地，看到蕭邦墓地上浮雕的小鐵欄，雨後墓前放着一束鮮花，引起他的悵思，他對蕭邦的評價是：靜謐的像一首夜曲。比才的墓却顯得不那麼幸運了，他紅色的石棺上只有一朵冷酷的人造花，而且窘困的境遇和莫札特差不多，三十幾歲便長眠了。藝術家的生涯，也許常和悲劇結緣，耐得住生活的煎熬，才能創造出輝煌的作品，甚至爲藝術捐輸出自己的生命。這種精神也有宗教的信仰獻身傾向；可敬處也在此了。

我讀「浮雲歌」的時候，忍不住爲史惟亮那種虎虎有生氣的研究態度而心折。他介紹沃爾夫

和巴爾托克，有一個細微的地方很值得我們注目；因為這兩位音樂家的成長過程，都能够擴大自己的生活領域，足資我們愛好文學的朋友作一借鏡。沃爾夫有一個音樂的贊助者，叫做古德斯密特，他經常舉行星期日的集會，在集會中，使得沃爾夫認識、接觸了很多藝術界人士，於是沃爾夫才深入到詩、小說、哲學的領域。而沃爾夫所下的探索功夫也沒有白費，他音樂作品的內涵更臻豐潤了。

與沃爾夫相同的是巴爾托克，小巴爾托克有一段話回憶他父親的生活，很有意思，他說：「他喜歡散步，喜歡搜集樂器、民歌、喜歡讀傳記、讀報紙，他雖然不參加政治，但是對政治有高度的興趣，關心注視政治的變動，他熱烈的愛好音樂之外的其他藝術。」

不管藝術的境界或文學的境界，總應該追求它的遼闊，豎籬藩或者提倡門閥主義，往往顯得非常的小氣；寬濶的心胸與了解一切的作品都有其需要。這是我讀「浮雲歌」的感覺。

史惟亮的「浮雲歌」是五十二、三年時的作品，但是今天再拿出來讀，也不會感覺內容的陳腐；倒有點兒躺在草地上，臉頰貼着草葉，悠悠看浮雲的味道。有一陣，史惟亮和許常惠曾以拓荒者的精神，去窮鄉僻野搜集民謠。多麼期望他們的研究工作能得到幫助，繼續做下去，音樂園地的信心也許會萌芽。這是我天真的想法。

● 巴黎樂誌

作者：許常惠

出版：愛樂書店

我覺得有幾位藝術家的散文寫得非常卓越，許常惠就是其中的一個。

許常惠的散文給人一種音符的飄逸感、霧濛濛的、羽飄飄的，有若置你於音樂廠中，聽他的演奏。許常惠另一個長處是能掌握文字表現音樂的特質。他縷分出音樂的纖維而能够加以紡織，而紡織出的絹緞，却是那麼光澤、迷人、閃耀着充沛的情感。

甚至，他散文中的音樂性也是出奇的濃郁，我們試看他「巴黎樂誌」中一段描寫——

巴黎人真正是個人主義，個人到使你感到孤獨。

不是麼？如今，只有兩星期，而已飽受了孤單單的味道。從老遠的地球那邊跑來這地方學音樂，而沒有聽到音樂以前，已經嚐到它可怕的孤獨精神。

「巴黎樂誌」是許常惠五年巴黎生活的心得，以音樂為主，再揉和個人的思想和感情來發抒。這一類日記，雜記性質的作品；隨着時間、地點、吸收、經驗各方面的改變，往往產生前後不一致的看法；但這種看法，却使我們明白一個藝術工作者的發展有其歷程；然後才產生個人的理念和風格。斷章取義的去研究一個藝術家是不够的，那等於瞎子摸象。我在這裏可以舉出兩個小例子，說明許常惠的轉變；一個是他對巴爾托克的想法，在一九五五年，巴爾托克逝世十週年紀念音樂會一文中，他自承——我第一次聽到巴爾托克的作品，是在臺北的時候，那是他的「交響協奏曲」，刺激而粗暴的不協和和聲與強烈而痛苦的情緒，給那時候的我印象最深刻，但我不能接受他，並不十分了解他。即使許常惠到了巴黎，他聽巴爾托克的作品演奏，仍舊表現——我發現儘管時間過去，環境改變，但我對他的音樂的反應，並無多大的改變。這種情況一直演變到一九五八年，許常惠寫出巴爾托克「為絃樂器、打樂器、鋼片琴的音樂」。在這篇文章中，他的態度作了一百八十度的修正，好像快要變成巴爾托克的迷哥迷姐了。

許常惠的疾呼是——我認為這曲不僅是巴爾托克的代表傑作，而且是這世紀西洋交響樂的代

表傑作，無論從規模或內容來講，它的藝術價值等於貝多芬的任何一首交響曲！看看這時候的許常惠對巴翁是多麼熱狂！多麼崇拜！

新音樂的序曲同樣帶給許常惠震驚；他完全不能承認它。他批評新音樂可能是音樂現象的最深刻的實驗、追求、嘗試，或音樂思考最恐怖的反抗、鬭爭、造反，但却缺少一樣音樂藝術永遠不可少的要素：「人間的信仰」，不是肉體的，也不是頭腦的。然而六十一年十月三日，他在中國時報專欄中却有了改變，他覺得作一個現代人，也沒有排斥、抗拒現代音樂的必要。

我所以舉出這兩個例子來作比較，主要是說明「巴黎樂誌」是一本感性極濃的作品，它自然而不掩飾，熱情而不虛偽。

在「巴黎樂誌」中，寫夏荷奴畫展，是一篇較特殊的記述，許常惠所參觀的這位畫家作品，標題全以樂曲為名；例如一張繪畫標為「貝多芬第二交響曲第二樂章」，另一張標為「舒伯特第八交響曲第一樂章」等等，對於如此的繪畫觀，許常惠感到迷惑，他說——

今天，我看到夏荷奴這位畫家，他是一位嚴肅、認真、寂寞的老畫家。我看到夏荷奴的畫，那是深刻、律動、奧妙的抽象畫。

而今天，我却在不盡的思考疑問中。

巴里島的舞樂，把東方的藝術發揮到淋漓盡緻，許常惠很受感動；他悟出了超凡的藝術，總是超越時代的，也跨越了西方與東方的界限，但必須依賴真實的心靈。

● 席德進的回聲

作者：席德進 出版：文星書店

席德進、劉國松、莊喆、黃潮潮……好多位畫家的筆下本領都不弱；或許他們都具備了素描的基本功夫；所有的事物一經他們記述都栩栩的鮮活起來，所以讀他們的作品覺得很舒服。對於席德進的作品，我却有一種偏愛感，可能他的文字不道貌岸然，不慷慨激昂使然吧！

「席德進的回聲」一書，大概是他五十三年光景的作品，收羅的大部份是歐美旅遊的散記，也有一部份本國畫家的介紹；由於席德進使用文字的洗鍊、純熟，（很奇怪的，他好像老和尚打坐，對歐化語法一點兒無動於衷呢！）讀回聲一書，就彷彿聽老朋友促膝而談的模樣。在席德進寫到顧福生的藝術一文裏，他描繪顧福生的一個片斷；精彩得使我忍不住想對席德進建議說：「老席啊！你可以改行去寫小說了。」他這樣寫——

在巴黎住了一年半的顧福生，不知爲什麼，一股勁兒又跑到紐約來，今年一月裏的一天，我正打聽他的住址去找他，恰巧在大街上碰見了！他穿着小腳緊身的褲子，一件短大衣，臉略比在臺北時胖點。一切都未大變，但是他的畫却變多了！已往畫上充滿的那種憂鬱，收斂起來了，瘦削的人形消失了。在巴黎的那段日子，他的心像止水，冷冷冰冰的靜觀、沉思。他說：「我不喜歡巴黎，那兒的天空總是灰色。」儘管這位敏感的小精靈善用慘白與死灰在他的畫上，他也想逃避那巴黎的灰色的天空。

一般的藝術家都十分敏感，席德進除敏感外，還兼具透視力，在「名城掠影」中，他用強烈

的對比手法一一介紹那些名城；紐約有什麼呢？除了無線電城的摩天大樓，席德進注意的只是街旁一個穿得古怪的乞丐，因為他可以激起一點人性的溫暖，在那生硬、冰冷的玻璃、鋼骨的摩天大廈之間。古老的倫敦街頭，可以看到一些古老的事物，同現代的文明滲合在一起。此外點綴着賣藝者博取金錢的一副可憐相；但是又有誰能夠脫離金錢的束縛呢！巴黎的街頭情況也別具風光；幽美、恬靜的塞納河畔，流浪的中年漢子整天抱着酒瓶。一羣年青的西班牙人，常常到夏約宮的平臺上，唱唱彈彈自得其樂。夏季來臨，大批遊客湧到巴黎，同時拉丁區的人行道上，也招來一批求乞的窮小子，紛紛用粉筆在地上畫些鮮艷的圖畫求乞。席德進揚棄了對名城的謳歌，他只是剪下名城被遺漏的一角；讓名城的表裏一起展現。不像一些庸俗的遊記作者，他們却在摩天大樓之間迷路了，寫寫都市的夜景，白天的遊樂場、動物園。

但是讀完席德進、史惟亮、許常惠三個人的作品，却使我感到一陣羞愧；我們文藝界的朋友去國外行萬里路的，究屬不可多見啊！！難怪物以稀為貴了。

新書出版：

著甫文蔡

集說小篇短

像畫的玲玲

行印社版出應供物文界世

著人默王

說小篇中

人鄉異

行印社版出冠皇

譯華牧李

說小篇長

香金鬱色黑

行印司公書圖化文